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奏議

乞降度牒修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熈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自餘諸殿及廊廡門宇墻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給賜錢或降度牒修完皆准省符行令依條以施利錢物充用緣近歲民間屢值災歉

施利微薄只了得遞年逐旋些小修補後來劉季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亦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貨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卽本廟有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欲乞依今出賣收買材植臣契勘上件銀器元係朝廷給賜以備供神之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況所費錢數不多欲望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副修造

處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員更
互到彼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奉
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
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弊陋理當完葺葢所
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庶稱朝
廷尊事嶽廟之意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
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

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
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
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復
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
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
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
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
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
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
陰陽之氣升降而

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
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
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
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
氣至微其兆絪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育養而不
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
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
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闔
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
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

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審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沖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准聖旨劄子指揮爲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

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官知越州一次取進
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閤門告報巳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闕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

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

之師則非臣所能辦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
吏士用命無所失亡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
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
亦朝廷名器不爲虚授取進止

辭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
迂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位禁林已
難久處而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
仰望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
敢祗受取進止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軾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命已來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長而所負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憂悸傷血氣憂隔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

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爲命而木將沉臣之哀危亦云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叨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强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塗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

任所責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於舟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之陸行斃於中道稾葬路隅常爲羈鬼則猶有間矣恭惟聖主之德下及昆蟲以臣曾經親近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輒爲舟行之計敢望
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

乞越州劄子

臣自去歲蒙恩召還即時奏乞越州蓋爲臣從仕以來三任浙中粗知土俗所宜易於爲政又以老

病日加切於歸休舊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久荒
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為歸計趂離脩
便在臣安便及近者蒙恩知定州雖寵眷隆異而
自日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
若便辭免是有揀擇所以施強拜命今復念定雖
重鎮了無邊警事權雄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越
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賜改差臣越州
一次則公私皆便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薦趙令時狀任兵部尚書日

右臣昨知潁州曾薦簽書本州節度判官廳公事

趙令時乞置之館閣至今未蒙施行其人近已替罷旦夕赴闕朝見計其所養必不肯同衆人奔走干謁恐政府太臣無緣得知其所學今繕寫趙集平日與臣詩文三軸進呈伏望聖慈清宴之暇一賜觀覽必有可取然後付之三省近臣考其人才亦足以副神考教養宗子之意謹具聞奏

論浙西閉糴狀

本路今歲不熟初水後旱早晚俱傷高下並損已具事由聞奏去訖勘會本路唯蘇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飽數路漕輸京師自杭睦以東衢婺等

州謂之上鄉所産微薄不了本庄所食里諺云上
鄉熟不抵下鄉一鍋粥蓋全仰蘇秀等州商旅販
運以足官私之用今來雖一例災傷而蘇秀等州
所産終是滂沛訪聞逐州例皆閉糴嚴立賞罰不
許米斛出境是致杭州常平省倉糴買不行民乏
闕食見今粳米已至八九十足錢尋具牒蘇秀等
州不得閉糴訪問逐州雖承受本司指揮依舊閉
糴尋差識字公人陳宥往秀州抄錄到所出榜示
二本其大略云如有諸色人擅價買米販往别州
許人告捉立定賞多者至五十貫兼取問得杭州

米行人狀稱因逐州見今立賞告捉私販全無米
船到州認是逐州官吏堅意閉糴本司無緣止絶
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公私窘乏盜賊之類何所
不有以此合係本司知管除已牒轉運提刑同外
須至聞奏者

右本司訪聞得浙中父老皆言熙寧七八年兩浙
災傷人死大半當時雖係天時不熟亦是本路監
司郡守如張靚沈起之流處置乖方助成災變既
無方略賑濟惟務所在閉糴蘇秀等州米斛既不
到杭杭州又禁米不得過浙東是致人心驚危有

停塌之家亦皆深藏固惜不肯出糶民有衣被羅紈戴佩珠金而米不可得饑於道路不可勝數流殍之變古今罕聞伏望仁聖痛加哀憐曲賜過慮體念今來浙中雖未足大段凶年只恐官吏有失措置漸成災患所憂不小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農夫闕食春夏之交無力種則明年災傷公私並竭不知何以待之伏望聖慈深以熙寧之事爲鑑嚴賜指揮本路監司多方擘畫安之於未動救之於未危仍乞指揮逐行止絕逐州閉糴所貴杭睦衢婺等州不至全然乏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閉糴狀

本路災傷本司已兩次奏聞竊見比年以來京東河北淮南等處災傷並蒙朝廷支賜錢米或於他路截撥斛斗賑救數目至廣今來本路災傷不敢便望支賜截撥只乞稍寬轉運司年額上供使得轉換擘畫多方救卹已於十一月十日奏乞至今未奉指揮數內一事蘇湖常秀等州見今米商全不通行不唯逐州立賞閉糴亦爲逐處稅務承例違條收米斛力勝稅錢是致商旅算計腳錢本重無由興販檢會元祐編敕諸興販斛斗及以柴炭

草木博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例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本司看詳本路見今災傷正合施行上條已牒諸州施行仍散牓轄下城郭鄉村外深處逐處稅務自來收米斛力勝處指爲課額今來雖係災傷合依上條放免至年終比較日轉運司不容如此分說有虧欠折遣責罰須至奏請者

右伏望聖慈愍念本路災傷及前件放免力勝係貫係今來合行事件特賜指揮轉運司將來年終比較日除米斛力勝一項稅額權免比較科罰候

將來豐熟日依舊所貴商旅通行場務亦免罪責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允文彥博等辭免拜劄子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耋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

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令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养不已過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取進止 御寶批依奏脩撰允所請批答入進

乞允安燾辭免轉官劄子

臣今月八日准内批安燾辭免轉右光祿大夫劄子降詔不許臣竊謂人主之馭羣臣專於禮義廉耻若使受無名之寵則爲待臣子之輕今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肯見人擢用即以介懷既無授受之名僅以姑息之政縱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時誤恩今燾力辭正爲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若除受別有緣故即乞明降指揮苟於義稍安敢不撰進取進止

而可且用一意度作

不許辭免詔書進入

乞允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

臣今日準中書省批送到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奉聖旨送學士院降詔不允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書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辭愈哀且日念臣孰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出于至誠可謂純孝臣謂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處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使皆守禮篤親顧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

臣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取進止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

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

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禍自古所未嘗有也漢
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
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星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
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
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禍已
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
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
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

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
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
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
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
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寛仁之
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
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
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
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
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

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

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爨於横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無用

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
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
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
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
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
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
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
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
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
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背自經之狀陛下必不

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饍饈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刄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之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

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

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
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
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
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
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
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
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
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
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
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

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

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毋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月

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
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
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
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
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
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
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
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
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
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

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
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
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
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
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
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
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
國大事也不可以遽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摇
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
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

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
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
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
時天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
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
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
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
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
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
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

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夘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伉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城守饋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

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
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
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聖冠古
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
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
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
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
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
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

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父君未有如洎
之深至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心不當妄言然
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堪致遠而經
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憫其愚而憐其意不
勝幸甚

代滕甫辯謗乞郡狀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
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
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
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趍

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惷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

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至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

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幾蹈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而冒恩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偷具咸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令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此志願求畢於斯

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
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元豐 年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寃朐人朱全忠碭山

人其於歷代豪傑出於東京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以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村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

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奸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

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
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
禍之人皆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
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
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
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
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
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
寒無告怨怒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
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

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師京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内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即

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許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奸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夷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潛默謹錄奏

前伏候敕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元祐元年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特宰繼死外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論議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憤疾以致殞沒臨終之日召司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前後諫臣忠勤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誨子之才者以

旌名臣之後取進止奉聖旨吕西庚除太常寺太祝

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典祀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詣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𤟹𤟹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凛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

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為大雨罔不周飫被驗賜於
閼臧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
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為自
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
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為過伏
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云陋我吏千四百首四不合為部將[illegible]
王吉吉懇公司尚書王新來其合以事不公鑒本[illegible]
我而今得州以入意叔為不來且北[illegible]
高也爻字大佳曾未[illegible]
比如吏三参[illegible]林軍[illegible]
日不[illegible]四[illegible]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八

制勅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勅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篤學博行久聞於世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聞仁人之言置之講席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太宰益修厥官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盍徹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勑朕承先帝之丕業居其宮室而服其器用常趯

不稱而何敢有加焉惟是軍國之備凡仰于一日之
者乃以諉于冬官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王克
臣奮自儒術蔚爲聞人歷帥諸藩肯佐事典才有
餘裕所在見稱比由宛丘入奉朝謁而司空長貳
艱於其人爰命爾以舊官仍兼内閣之重勉率厥
職外以成爾繕治之勞内以全于恭儉之志可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

具官李之紀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一
庭視其民如一家爾賦政赤縣而廉平之稱達于
朕聽是用命爾按刑嶺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

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勑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更郡縣而任刺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恪悃愊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寵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秘閣校理知福州

勑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爲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

廣育才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知徐州馬默可司農少卿

勑具官馬默爾以博學强記宏毅有守剛而不犯明而不苛歷試中外藹然有聞朕方選擇循吏入爲卿佐凡爾所能已試於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往佐大農毋忽朕命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

勑具官許懋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蠲理煩碎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儒術精通吏事詳敏歷年于兹民便

其政既信之俗必易爲功庶無新故更代之勞而有上下相安之美勉修前業無怠日新可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朦可兩浙運判

勑具官蔡朦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釐理煩碎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名臣之子進以儒術歷佐漕府治辦有成東南富庶比於西蜀而機巧過之惟寛且靜則民不媮可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兖州

勑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遂弍

以事而收其所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于牧民尚勉求效以蓋往愆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繶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勅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冢婦夫亡子夭㷀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歌之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朞若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

曉郡國使薄於孝愉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某贈婺州觀察使追封東陽侯皇兄某

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汝南侯

勑生分竹符所以廣恩於宗室沒享苾祀所以寵綏其子孫眷于盤石之宗夙被麟趾之化國有常典我其敢忘某等生于高明克自抑畏恭儉寡過綽有士人之風忠孝著聞蓋服祖宗之訓屬既尊于中外禮當極於哀榮命以廉車郎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貴以慰九原之思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龠可西頭供奉官

勑具官士㑹汝宗室子生于安逸而能誦習文法以求自試葢亦有志於士者朕何愛一官不以成其志乎可

童湜可特敘內殿崇班

勑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謹坐廢歷年而能祗畏以葢前失既更大眚稍復汝舊往服厥官益敬無怠可

謝卿材可直秘閣福建轉運使

勑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與事也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為能愛

民惟知義者爲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回治郡有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增重於使權無輕遠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

勅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飢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可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

勑呂溫卿等監司郡縣其職不同其爲養民一也夫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今自部使者移治一郡其深念之無忝于朕訓以永終譽可

王誨知河中府

勑具官王誨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郡方[illegible]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勑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獄訟之

事固儒者之所學也汝官于上庠既習其說矣其往試之可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八人

具官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學或以歲月積其勞給事王宮既勤且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無怠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勑具官張禧疆場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尚矣爾既應格則賞隨之可

[illegible]侁可太常少卿

勑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彊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勑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

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貿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曠乃職可

孫覺可給事中

勑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冲渺丕承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懼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

論事翊茲封駁之重任參黄散之間知無不言嘗
匡尚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
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
猷罔非小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
之直詞匡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閲月于茲卒
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閤之志施於還詔
批勑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

勑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

董其私置傳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間平之盛德歆向之異材皆湮沒而無傳故嘆息之何及尚賴本支之茂蔚爲邦國之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爲質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諸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沒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兹永逝之悲日月有時窀穸告具賁以旌旄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義可

蕃官兀渥常等十二人覃恩轉官

勑具官某等錯居吾圉世濟其忠矧茲臨御之初豈有中外之異各從遷秩以廣異恩祗服寵靈益堅守禦可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國太夫人

勑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教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閫以勸能賢賜高年之爵以劭養老而況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荐臻豈惟擢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仲智

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瑯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
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眉壽可

客省副使劉琯知恩州

勑軍國異容兵民異道治戎振旅以鷙勇爲上承
流宣化以忠孝爲先爾久練武經本由才選屢更
煩使克有成勞試于一州祇服朕訓可

皇叔叔曹贈洛州防禦使封廣平侯

勑官至持節爵爲通侯非我勳勞之臣則必親賢
之屬豈云虛受繼以飾終具官叔曹生於高明力
自修飭克有常德以沒元身乃眷衡漳夙爲重地

爰假一麾之寵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
命可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勑蠢爾裔夷憑險竊發不時討擊何以懲艾爾能
奮命破走犬羊何愛一官以勸吏士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勑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
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
俗吏爲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
爾昔爲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

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狄諮劉定各降一官

勑具官某等奉使一路以卹民奉法爲先今乃不然煩酷之聲溢于朕聽公肆其下曲法受賕收聚毫末與農圃爭利使民無所致其忿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閑局而公議未厭其削一官往思厥愆服我寛政可

范子淵知峽州

勑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横費之財猶可以力

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勑劉元年尚齒敎民三代之義耈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奚享上壽張蒼仕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恩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叔頗男玫之可三班借職

勑玫之汝父無祿早世緣母之請以獲一官其恩

所以克家事毋者惟敬毋怠可

鮑耆年京東運判張晌京西運判

勅具官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於郡縣而守令之賢不能人知其實獨賴部使者爲朕耳目而已爾長一郡以才良聞進之漕屬以究其用其使上無惰吏下無寃民以稱朕意可

李周可太僕少卿

勅具官李周僕臣正厥后克正見於周書思無邪思馬斯臧形於魯頌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秉心不回臨事有守通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塈爾

者豈特車工馬政而已哉可

范純禮可吏部郎中

勑具官范純禮嗚呼維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熙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計朕惟瑚璉不可以褻用驥騄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余希旦可知濰州

勑具官余希旦爾本以才選坐累失職亦云久矣肆余大眚罔不更新北海名邦民朴而富往務忠

厚以安其生可

王晳可知衛州

勑具官王晳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郭祥正覃恩轉承議郎

勑具官郭祥正朕丕承六朝陳錫四國覃及方外浹于有生矧余通籍之臣可無增秩之寵祗服休命永肩一心可

王崇拯可遂郡刺史

勑具官王崇拯刺史漢官秩六百石魏晉以來皆牧守之任今雖以爲勇爵然非親賢勳舊不在此選爾入直禁省出分虎符兵民所宜選寄滋重有司言爾累勞當遷益修厥官以應名實可

潮州澄海第六指揮使謝臯可三班借職

勑謝臯汝自什伍長積勞累遷至一旅極矣今乃以去惡之功獲補武吏惟廉與愼乃克有終可

皇伯仲郃贈使相

勑親親以藩王室賢賢以尊朝廷古之道也況於

死生之際恩禮之重國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仲郃生於高明克自祗畏出就外傅聞好禮之稱退省其私有爲善之樂云何不淑遽此閔凶慰我永懷豈無異數袞衣赤舄寵均三壽之臣玉節牙璋坐享專征之器豈云虛授維以飾終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士暇右班殿直

汝宗室子始名而祿得之非艱守之惟艱祗服朕訓乃克終譽可

克鞏遂郡防禦使

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虚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罔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攷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劉蕡閤門祗候

惟我神考篤于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勑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

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

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楊繪知徐州

勑楊繪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寘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効亦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陳薦贈光祿大夫

勑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翼我神考于東宮二十餘年之間山陵既成人物改謝顧瞻在廷一二臣外罔有存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剛毅木訥器遠任重密勿左右以責難爲愛君周旋藩輔以卹民爲報國淪喪未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之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呂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刑

勑先帝立法更制所以約束監司守令使不苟營

私而害民者可謂至矣朕始罷賦泉之令復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約束當益申而嚴之使出力從政之民無所復病以爾穆仲等或端靜有守敏於為政或直亮多聞志於仕道而京東河朔皆天下重地也往修厥官稱朕意焉可

沈叔通知海州

勑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責有不順成荒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孫向保州通判

勑孫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旣復其舊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爲爾通練民事旣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效可

鄧關朝散郎監韶州場門金坑

瘴霧之鄉上幣所出累年於此勤亦至矣法當遷秩以荅久勞可

荆王新婦王氏濮國夫人

勑昜稱中饋爲家人之正吉詩美羔羊蘩鵲巢之功致婦德若爾仝童不暇能使君子樂且有儀則

內助之賢從可知矣王氏早服訓誨習聞詩禮富
貴而能恭儉俯仰極於孝慈令聞藹然刑於宗族
其改封大國象服是宜以稱我叔父之德為內命
婦之法豈不休哉可

劉摯可太中大夫

勑內以求賢為事士以得時為急士既難進而易
退吏亦難得而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
歎復見于今具官劉摯才備德博器遠任重進事
三朝出入二紀文雅有實知其大而剛毅朴忠
學不少貶肆朕嗣位疇咨故老如摯等輩不過數

人方當召用命不少假使九原而可作雖百身其何贖軾與數賚于其柩雖知無益以塞餘哀可

李琮知吉州

勑李琮汝以久逋蕪根之賦使畏威懷賞之吏均之于疲勞之民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聞既正其事矣而汝猶自言若無罪然朕雖更赦不汝深咎遷于一州往深念之廬陵之富甲於江外使民安汝朕則汝安可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勑高士良汝閱習民兵技藝超等課以歲月於法

當遣往服寵靈盍思來效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

勑生于富貴而無驕逸之患終于祿位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義有足賢者具官叔遂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蓋蒙祖宗之澤而服師保之訓克有令聞以沒元身是用爵之通侯官以持節上以惇勸於宗室下以寵綏其子孫可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荊王子孝治等七人遠州團練使

勑某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

出居于外葢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宫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

[illegible]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勑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羊羔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暹可遙郡防禦使

勑仲暹居貧賤而有聞易處富貴而無過難凡我

宗室皆有位著雖不任以事無所施其才而刑于厥家有以攷其行日月其邁爵秩當遷朕不爾私服之無愧可

司馬光三代妻

曾祖政太子太保

勑書曰皐陶邁種德種德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某官某故曾祖某官某薦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於曾孫其德日躋袞

衣繡裳進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廟其致朕命詔于
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可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勅朕自遹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
上非于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
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
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
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隱德
之報可質于天地我有異數詔于幽窆翟茀副笄
尚服享之可

祖泫太子太傅

勑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之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于寵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

勑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

育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夙
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
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禄未寬再世之後莫之與京
愍冊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

勑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古人而無疑質
諸鬼神而不慙雖不當世必有達者某官某故父
某官某德爲世範言爲士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
顏閔之行事我仁祖爲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
侍從德澤之施極於方鎮天厚其世篤生異人不

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為天下之用朕既采民言俾秉國成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祚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歿有無疆之休可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

勑古之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德懿行秀于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獨賴子孫之賢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歟某官某故母聶氏早以淑女嬪于德人恭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嚴翼以成

其子使成得名世之士以濟於艱難其遺風餘澤益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非獨以報其德庶幾令名與子俱傳於天下可

故妻張氏益國夫人

勑夫婦之好義同貧友懃瘁相成於艱難之中而死生契濶於安樂之後朕聞其事惻然傷之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婦師歸于德門克有令問從我元老辭寵居約遊神清淨之庭守德寂寞之宅始終之際無愧古人我有寵章慰其泉逝其正名於大國以從姑於九原可

張恕將作監丞

勑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可

趙濟知解州

勑趙濟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論雍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爲百乘宰論定而官不浮則民服汝長西師歷年於此矣考之清議不曰汝賢尚畀一城以觀來效敬之戒之毋失朕命

李承之知青州

勑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勝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淸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可

韓維三代妻

曾祖處均燕國公

勑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溫之兄弟

同時並列三省著在國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億事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成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盛矣曾孫之貴蔚爲三壽之朋逮予纘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允文而靖既直且温旋觀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烝嘗之怵惕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勑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三

非其淵源深長外有羔羊諒直之賢內有鳴鳩均一之助亦安能奕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韓維曾祖母李氏育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藻之薦敬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丞弼我國家以無斁於世今具蒞政責任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可

祖保樞魯國公

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用廣斯志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譙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襃顯前人具官某祖某躬履仁義著迹鄉黨積纍

深厚見于子孫或佐我仁祖之盛明或相我神考之休烈遺風未遠故吏尚存逺兹纘承繼用耆哲朕既恭默思道垂拱責成與其寵禄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報貽謀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增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可

祖母郭氏周氏贈魯國太夫人

勑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貴以其子雖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余輔臣父子兄弟先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顧推鴻恩光顯先[illegible][illegible]考紲此咸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具官祖母某

氏德稱閨闈化及宗黨允蹈家人之正居有鵲巢之福翟衣之盛由子而獲國封之貴及孫而大茲用錫爾周公之封以熾韓氏之胄庶其有知服我新命

文僖贈冀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疢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

具官某故父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禄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冀輔兩朝旌旄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賁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可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勅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某故母某氏

族爲士望德爲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敏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功宜推異恩以報舊德可

故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勑朕登進元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内有相貳何以及此具官韓維妻張氏生于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行應圖史宜疏湯沐之封以稱山河之象祗服明命佑我老臣俾無内顧之憂專任仰成之寄可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

敕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于人而況仁而不壽賢而不禄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秀于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茀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蘩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

趙濟落直龍圖閣管勾中岳廟

敕趙濟有司言汝罪惡有狀小人有不忍爲而汝

爲之朕惟羞汙搢紳重置汝于理其退處散地以厲風俗可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

勑具官某爲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明不可作也惟虛則明郡無大小民無剛柔事無繁簡政無難易惟公而虛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久不失仁恕折獄之多滋識情僞孫昌齡岑象求改云端靜有守悃愊無華奉使歷年吏民宜之其悉乃心施于有政不侮鰥寡毋擾獄市稱朕意焉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

勑王子韶等事有繁簡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選也朕有所擇於其人而無所輕重於其閒以爾子韶博聞强記老而能學以爾尹果藝而達知無不爲各率其職而用其長朕將觀焉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勑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閒遂增重於所莅具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奇才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

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
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皇伯祖宗勝贈太尉北海郡王

勑夫以三公之位冠諸侯王之爵元勲盛德宜不
能兼非我父兄親賢之隆加之死生哀榮之寵則
朕豈以此授非其人哉具官宗勝生于富貴克自
抑畏忠厚以爲質禮敬以自文貴窮人爵而無驕
佚之譏考終天命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際中外
所賢日月有時窀穸告具備物典冊以將余哀豈
獨慰九原之思蓋將勸庶邦之義可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勑朕爲天下父母推一心以馭百官內外雖異愛無差等皆欲其處無過之地受有名之賞則上下相安人無間言具官劉有方少知忠恪晚益詳練砥礪廉隅有搢紳之風祗畏簡書無戲怠之色歷歲滋久積勞當遷考之有司皆曰應法往服新寵朕不汝私可

宋滋可右侍禁

勑宋滋疆埸之臣所以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者以

朕為能卹其孤也何愛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為吏士之勸乎可

鞠承之可素州通判

勑鞠承之自慨復西鄙奏為內郡宿兵之衆有損于前而遠輸之勞至相倍蓰軍政雖簡民事為重監郡之職專在養民有司擇材曰汝可使往辦乃事無忝所知可

文及可衛尉少卿

勑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聞擢置要劇衆以為宜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周廬宿衛職親而務簡雖

未足以寵觀汝能而退食休沐下車里門澣衣子舍豈非搢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可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吳革可廣東轉運判官

勑某官某朕卽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寬者喜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覈文吏之故態汝以才能治狀達于朕聽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勑竇達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若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謫其輿尉今汝黃髮鮐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其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

勑單可度在官滋久吏事亦多而無大過有足嘉者往祇寵命益務廉平可

智誠知宜州

勑智誠蠢爾裔夷譬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為患惟爾守臣威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

民受其賜予惟汝嘉可

張仲可左班殿直

勑張仲蒇之不易盜賊屢作爰設勇爵以勸追胥爾能奮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賞其可忘乎可

張誠一責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勑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不輕犯而貴近之間尚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詖行蠧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于朕聽攷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墐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爲

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爲者何爲至此極也繼朕不
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可

陳侗知陝州

勑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
出入册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
取死喪之戚見躬孔懷願爲一郡以卹幼孤朕甚
嘉之夫入爲九卿貳出爲二千石此亦搢紳之高
選也汝益勉之可

傅㮚知鄭州

勑傅㮚鄭廢爲邑復爲右輔經營繕完之勞民既

告病而吏亦勤矣以爾樂易之政屢試有聞往任其事寛信以御民強敏以御吏稱朕意焉可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

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繼乃烈
考相於昭陵藎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
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
烈作召公考圖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
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
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
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
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
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

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啟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

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戸食實封三百戸
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純深受才宏毅果藝以
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
又踐右闥蔚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
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
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
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
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戸食實封三百戸餘
如故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
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蔿呂臣奉巳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

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
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嘉
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
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
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
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
姓以汝為惜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
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
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

使勳封食實如故制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門下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環尹寓軍政於國容將伸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於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畧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槩薦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旣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秪危殿巖肅將齋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

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
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忽
朕訓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元祐三年十一月一日

門下曾閔之哀喪不貳事漢唐之舊禮有奪情刻
予藩屏之親實兼臣子之重雖閨門以恩掩義而
公侯以國爲家伯臣司宗職不可曠要經服事古
有成言非予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
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

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襲餘慶於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郢客卒業於浮丘辟彊受知於先帝允釐厥位無愧昔人屬此閔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職業之久虛宜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談退適倚廬讀喪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八